

Column

■地球家园

3年后,有多少把握扭转失衡的天平?

——循环经济随笔之十四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

很多关心循环经济的人也许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政府一边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一边却出台了大量节能减排的具体政策。这让人们产生了疑惑: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想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如果说循环经济是战场上需要攻破的一座城池的话,节能减排就是城池外围的防御工事——外围不扫,城池难破。所以,大家看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只有节能降耗与经济增长两个量化指标,它们就像两个砝码,分别被放在了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这杆天平的两端。

现在,快两年过去了,从经济增长这一端来看,应了那句话——强者恒强”。2006年比上年加速了0.7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又比去年全年加速了0.4个百分点。从节能降耗这一端来看,则是“快速成长”。2006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1.33%,这是单位GDP能耗三年来首次下降。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能耗强度更降为2.78%,呈加速下降之势。换句话说,两个砝码都加重了,但是,对照“十一五”规划要求,经济增长偏高,而节能降耗依然不够,经济与能源的失衡状态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很显然,政府部门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五大新的更高要求。其中第一条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第五条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要满足这两条要求,就有一个共同前提——加大节能降耗的分量。

去年以来,尤其最近几个月,多项宏观结构调整政策相继出台,包括财政、货币、产业、收费及价格、环

境保护等政策,力度不小。比如说,发改委、财政部、电监会最近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对高耗能企业的甄别,区分为允许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调整差别电价收入用途,取消对电解铝、铁合金和氯碱等高耗能企业的电价优惠政策,要求仍在以大功率直供电和协议用电名义自行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的四川、湖北等省立即停止此类电价优惠行为。与此同时,中央财政将按节能减排效果奖励企业。财政部、发改委近日联合发文明确了奖励办法,即实行奖励资金与节能量挂钩,以确保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实际节能效果。其中,东部地区节能技改项目,按节能量每吨标准煤200元予以奖励,中西部地区按节能量每吨标准煤250元予以奖励。

这些政策也确实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占比例不断增大的同时,高耗能行业单位能耗下降了,2007年上半年煤炭、钢铁、建材和化工都下降了5%以上;工业中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等增长速度总体有所加快;资源类产品增长速度下降,在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增长不升反降。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掉以轻心。首先,结构调整的步伐还比较缓慢,而工业增长速度则快于GDP增长速度,其中高耗能行业的发展速度也偏快。工业增长中轻重工业增速差距再次拉大,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增速。与此同时,虽然服务业增长速度较快,但赶不上同期的工业增速,以至于服务业比重不升反降,能源消耗增长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第二,节能减排的目标提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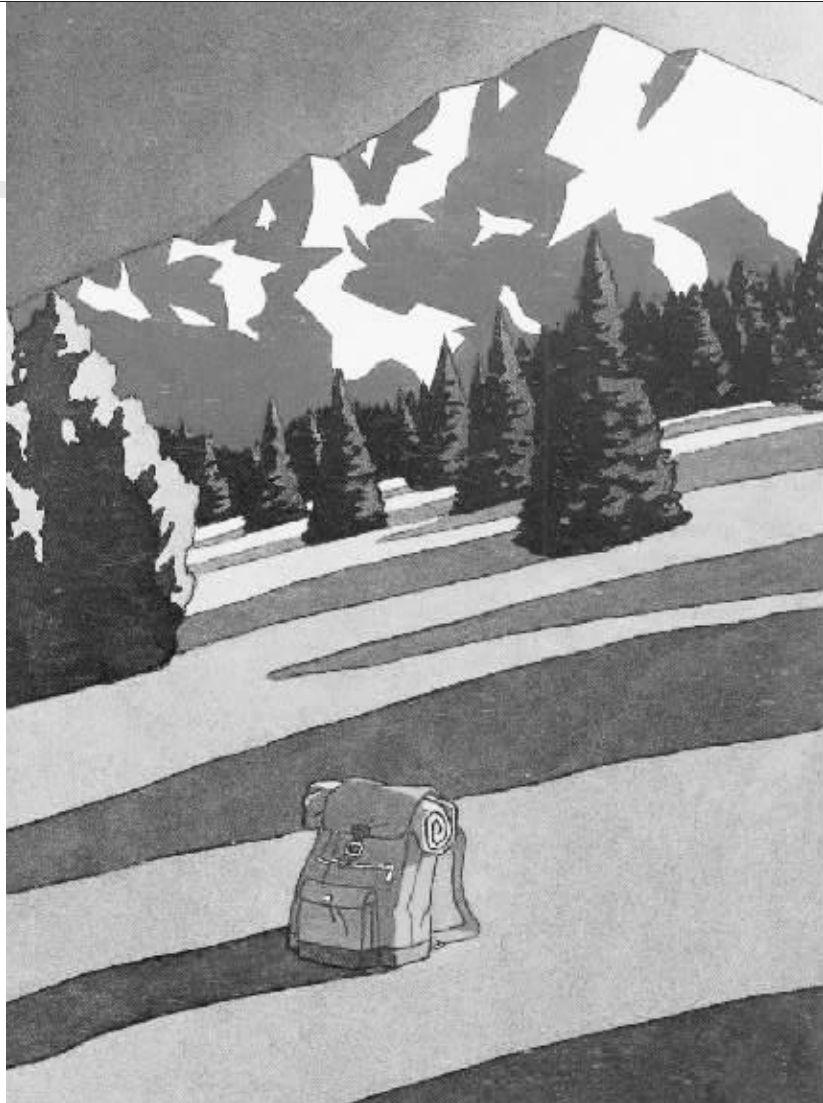
以后,一些政策措施有些是刚刚出台,需要一段时间来发挥作用,有些还不够完善。其中,有一些能源价格和税收政策虽然有所调整依然没有调整到位,资源价格依然没有正确地反映出市场供需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保护与治理成本,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三,与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的周期也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重工业、一些原材料工业发展较快,这也是经济发展当中的一种客观的规律。与此同时,近几年,居民收入在不断提高,大家生活条件相应改善,冬季取暖、夏季制冷等对电力需求增大,这些居民生活用本身不直接增加GDP,但是它却直接消耗了电力,导致电力消费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上升。

第四,现行投资管理体制不利于产业规模升级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能耗强度明显较大。然而,在我国投资管理中长期以来“控大放小”,越是小规模的企业所需要的政府审批级别越低,且越容易得到批准。这已造成一些地方政府可绕开中央政府的审批,为了政绩和财政收入的需要上马能耗高和污染严重的项目。同时,这也导致了同一行业在各地重复建设,进一步加大了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

由此看来,节能虽然只是一场外围战,却依然是块难啃的骨头,别奢望在短期内收效。我们不妨假设,在未来三年内,经济增长即使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放慢,“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也将被大大地突破,而能耗强度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回落,规划目标也将难以完成。

走笔至此,本文的写法越来越不像是随笔,在较大程度上倒是分析报告。其实,笔者只是想通过这种“有点专业”的方式希望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如果社会各界包括各位读者在内,不作更大努力的话,到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天平将依然倾斜!



■一言难尽

“全球经济麻烦制造者”

◎傅勇
经济学博士 财经专栏作者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历史从不重复,但是押韵。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盯住黄金、盯住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风雨飘摇之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财政顾问约翰·康纳利曾当着欧洲领导人的面说,虽然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美元价值的错配(misalignment)是欧洲的问题。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德龙(J. Bradford DeLong)做出了新的判断,美元(包括欧元)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的错配正在变成中国的问题。

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名教授,德龙的视角显然超越了当前的金融市场危机。在11月4日发表的文章中,德龙认为,美国虽然有可能因次级债而陷入衰退,并可能殃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使得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低于过去过年的记录,但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一天天地逝去。

在德龙看来,与中国有关的两种情形构成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在危机。一种是,中国因人民币升值过慢而导致国内全面通胀,可能陷入滞胀或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会危及全球经济。有趣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可能会因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成功而变得更糟。此时,中国在保持人民币稳定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国内的通货膨胀,而现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将被加剧,美元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可能会迅速崩溃。

哪种情况更接近现实呢?迄今为止,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主要导向了资产部门,而一般物价水平基本平稳运行。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部门巨大的供给能力有望成为避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屏障。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总是一个货币现象。中国过去出现的高速通货膨胀都是基础货币突然高速扩张的冲击下出现的,而眼下这一点尚未发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历了1985年至1989年、1993年至1995年两个通胀时期,其间都出现过两位数的通胀率。与此相联的是货币供应大幅扩张。1989年前后,M0的增幅曾超过45%,而1993年左右,M0、M1、M2的增幅都接近40%。而现阶段的供给供应基本在20%以下。只要货币供应不失控,恶性通胀全面化也不太现实。

另外,国际经验表明,发生高速增长的国家通常是财政上出了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仍没有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快速扩张。财政向央行不负责任地透支并导致恶性通胀应该不会发生。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维持币值基本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德龙设想的第二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或许更大。可是,既然中国能在币值稳定的情况下,维持现有高增长,通货膨胀也没有过度

恶化,那有什么理由让中国做出改变呢?

事实上,把美元升值和美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归结到其他主要经济体上,有失公允。汇率作为货币价格反映的是国内的经济基本面。长期以来,美国每年依靠超过8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入维持着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经济的失衡需要其自身做出结构调整的努力。并且,按照汇率理论,美元应该加速贬值,以便恢复经济平衡,就像西方国家依据这个逻辑让人民币升值一样。美元没有做出充分调整,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人民币立即调整。所以,无论是从中国还是对美国,都需要时间来解决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那么,谁是全球经济麻烦的制造者?由于中美的情况正好相对,说一方制造了麻烦,另一方一定是也是。从内外均衡角度来看,长期顺差和逆差都是不合理的,都需要调整。可是,有什么理由把所有问题都归到顺差一方呢?其实,如果美国经济和美元定位没有实质性改变,国际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失衡就不可能彻底消弭。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禁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迫使日本和西欧提高对美元的汇率。1985年,经美国牵头,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通过广场协议,要求日元等货币升值。这些努力看上去像是,谁发展得快,谁就应该承担全球失衡的责任。然而,结果是,所有这些都未能改变美国的贸易顺差。

把中国(具体而言,指人民币汇率)当作全球麻烦的制造者,实际上是在说把人民币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既然如此,中国就应从自身的现实自主考量人民币的未来。

话说回来,人民币问题不应从国际压力并不等于人民币就不应该升值。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来看,维持人民币基本稳定的主要是盯住经济增长尤其是充分就业。问题是,这样做可能仍是在支持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中国出口竞争力固然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限制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对环境的透支。同时,延缓升值会将社会财富进一步引向资产部门,资产部门高涨在加大经济风险的同时,也对收入分配造成急剧增加的压力。

曼昆在其畅销的《经济学原理》中,引用过有一句企业家的话:如果行业龙头老大注定也是最大的污染制造者的话,我欣然接受这一称谓。作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把中国称为麻烦制造者,或许是其影响力显著增强的一个副产品。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不正扮演着这样的双重角色吗?

■大英小语

自由市场经济与20英镑新钞

◎李俊辰(jonsson.li@gmail.com)
欧企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

今年3月,英格兰银行发行的新版20英镑纸币开始正式流通。

英格兰银行的票证设计发行有300多年历史,其第一张票据是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为战争筹款发行的手写式票据。大约10年后的1705,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印刷票据。这次,为配合以亚当·斯密肖像为图案的20英镑新钞,英格兰银行博物馆还举办了“票证设计”展览。馆长约翰·基沃思如此评价英国“票证设计”的历史:长期以来成功的纸币设计都包含了三个基本元素,使用黑色墨水的简单设计,优质的纸张和水印,水印和优质纸张至今仍很重要。

20英镑新钞

根据英格兰银行的统计,20英镑钞票是流通量最大的纸币。因此,防伪技术不可不道。20英镑新钞有一系列防止伪造的加强保安措施,例如加宽的全息条(holographic strip)、微型字体、纸质、印刷质量、不同角度和紫外光下的全息图、透明“不完整”英镑印记”和水印等。

在英格兰银行现任行长默·金的决定下,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取代英格兰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成为20英镑新钞的头像。这是首次有苏格兰人肖像出现在英格兰钞票上,虽然他的侧面素描头像在苏格兰的50英镑钞票上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头像旁边还绘制了工业革命时代的典型纺织工厂,并书写亚当·斯密劳动力划分理论的简述——“分工是制造业的必然产物(凡能采用分工制作的工艺,一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亚当·斯密洞悉人性,深刻理解社会构成、劳动力划分以及社会分工,在经济学家心中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英格兰银行行长默·金说。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在苏格兰的法夫地区(Fife)柯科迪(Kirkcaldy)出生。当地也是现任英国首相、前英国财政大臣布朗的选区。斯密的父亲是当地海关的审计员,在斯密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仅比斯密早死6年。斯密童年体质孱弱多病,又无兄弟姐妹,一生未曾娶妻,同母亲相依为命。斯密最著名的著作是《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被视为是竞争与市场力量概念的原创者,至今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著。

《国富论》和工业革命

当18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康熙正用他的文治武功开辟清王朝的辉煌,并对西方文明产生兴趣。这时的英国,迎来的是被今天成为“工业革命”的时代。持续的海外扩张和兴盛的殖民贸易不仅带动了人类对商品的需求,也促使英国的科技在整个社会表达对科学家敬意的状态得到质的提升。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建起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曾这样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离不开三个人——牛顿、瓦特和斯密。而斯密发现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深深影响了英国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年近五旬的斯密在《国富论》出版前修订之际,也正是“工业革命之父”瓦特对蒸汽发动机作最后完善之时。《国富论》的出现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

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即今天经济学家所说的供求关系。《国富论》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语: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可以说是斯密关于人性的理论之一。但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自我无意识要实现的目的而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自由竞争”就是《国富论》的基石。

电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关于英国是这么阐述的——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历史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制度”。

《国富论》的观点成了国会议员的常用论据,甚至连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斯密的学生。就这样,在新兴阶级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斯密的理论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最后,说些题外话——英国民众对于斯密这位经济学之父似乎兴趣不大。他们更希望一些当代知名人物登上钞票,例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已故王妃戴安娜、已故“甲壳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为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浪漫主义作家简·奥斯汀、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喜剧演员派克·米利根甚至前辣妹”演唱组合成员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因学集

整体上市岂是吹泡泡游戏

——闲话金融危机(五)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今的A股市场有个独特现象:通过整体上市来推动股价上涨。据说,整体上市都包含了一些注资行动,大股东把其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中,能够提升上市公司业绩。这一点和股改之前完全不同。在股改之前,上市公司背后的大股东通常都是市场诟病的对象,因为大股东常常通过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为自己解困。那时候,大股东简直就是利益侵占的代表,而股改后,大股东忽然就变成了利益输送的典范。

其实,并非股改有多神。在股市建立之初,考虑到很多打算上市的企业资产良莠不齐,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给未来的市场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监管当局和有关学者构想出了一个分拆上市的做法,把企业最能创造价值的部分分拆出来,重新组建一个拟上市公司,以该新公司为载体发行股票。原企业剩余的资产就变成了其存续体,扮演大股东的角色。同一个企业由此分割为冰火两重天,而存续体由质量较低的资产组成,上市公司则是由相对优质的资产组成。由于是在原有完整的生产版图上分割,所以大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股东已经把最优质的资产注入了上市公司,理所当然地回产生对上市公司现金流的依赖,靠上市公司输血过日子。

当然,也有例外。部分大型企业由于资产庞大,监管当局考虑到市场的承受力,也要求其分拆上市。即把其中的一部分相对独立的资产分拆出来,组建拟上市公司,然后公开发行股票。对这些公司而言,背后的大股东比较有实力,不存在太大的贫富差距。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而已。大多数公司的大股东所拥有的

资产都可能比上市公司相对要差。正是鉴于这种资产贫富差距,监管部门才对大股东的独立盈利能力特别重视,并使其作为核准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参考标准。

但是,时过境迁,当市场走出阴霾,步入火红的年代时,很多上市公司突然发现,原先几乎要摒弃的资产常常通过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为自己解困。那时候,大股东简直就是利益侵占的代表,而股改后,大股东忽然就变成了利益输送的典范。相当比重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治理的隐患,而整体上市可以根除之。出发点没有错,但做法上却需要分门别类。大股东若拥有优质资产,整体上市当然更能加强上市公司的实力,但如果大股东趁机打包装入一些并不优质的资产,那就变成整体上市名义下的套现行为了。过去是一点一点从上市公司拿,现在是一次拿走,整体上市的动力也就越强。

如果没有分拆上市,也就无所谓整体上市。因为公司发行股票,本来就是基于公司已经拥有的资产。只要公司已经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存在,那么也就代表了整体上市。只不过在分拆上市的过程中,企业的资产往往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比如水库是上市公司的,大坝则是大股东的;路边的地是上市公司的,路本身却是大股东的;机器是上市公司的,房子却是大股东的;中间产品是上市公司生产的,各种辅助产品和前后续产品却是大股东的,如此等等。虽然从账面上能够界定清楚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资产,但实际上很难区分。比如一个办公楼里,上市公司管理

层和大股东管理层一起办公,公司治理能独立吗?所以,整体上市还是非常关键,因为它能够让上市公司真正能够独立起来。

问题在于,要评估整体上市所带来的价值增值其实非常困难。历史地看,分拆上市也不是没有过。发行股票可以基于整个公司的资产,也可以基于公司的部分资产,甚至某个公司的项目。关键在于作为发行载体的公司资产必须独立,基于资产所产生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公司治理也都是独立的。说白了,无论哪种形式,只要发行人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就无所谓分拆问题。大股东本身同样也可以向上市公司注资,其本质上不过是两个公司之间的资产买卖行为。只要有利于买方股东的利益,那么买方股东大会就会批准。

如果这点无异议,剩下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确保买方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不是依靠大股东的决定,或者说不能由大股东主导关联资产的买卖。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同股改需要流通股东单独表决一样,即使不需要分类表决,至少也需要股东大会的高比例多数表决,比如必须股东市是红火,拿就越划算,整体上市的动力也就越强。

我在本栏强调的是,从给定的已往分拆上市的历史背景看,整体上市未必一定是好事。同样存在其他的方法和途径可以解决资产的独立性问题。比如对大股东的旗下资产实施分类清理,该破产的破产,该重组的重组,清理干净了,再来谈整体上市。或者说,要是大股东本来就没有拿得出手的资产,则公司根本没有必要整体上市。